

韓非子卷之四

匪四

孤憤第十一言法術之士既無黨與不見明下生既以抱玉而長

疏辨公由之發謀而內憤

智術之士必遠見而明察不能燭私能法之士必強毅而勁直不勁直不能矯姦

人臣循令而從事案法而治官非謂重人也

重人也者無令而擅為虧法以利私耗國以

便家力能得其君此所為重人也擅為虧法

其力尚能得君從已況其餘乎此所謂智術

重人也言其責賤國人所共重之也智術之士明察聽用且燭重人之陰情智術之士

見重人之陰情能法之士勁直聽用且矯重

人之姦行故智術能法之士用則貴重之臣

必在繩之外矣言必見是智法之士與當塗

之人不可兩存之仇也既不可兩存當塗

之人擅事要則外內為之用矣外謂百官也

右也皆與當塗是以諸侯不因則事不應故

敵國為之訟鄰國謀欲或來求事不因當塗

敵國為百官不因則業不進故羣臣為之用

郎中不因則不得近主故左右為之匿郎中

居申則君之左右之人也既因學士不因則

重人而得近主故為之匿非也

養祿薄禮卑故學士之為諛也諛者謂為此

四助者邪臣之所以自飾也重人不能忠主

而進其仇重人所求者人主不能越四助而

燭察其臣臣亦謂法故人主愈弊而大臣愈

重凡當塗者之於人主也希不信愛也又且

習故重人得主信愛者多又用若夫即主心

同乎好惡固其所自進也官爵貴重朋黨又

眾而一國為之訟訟即說也重人舉措常託

舉之人官爵重之朋黨眾及其好惡已自違

一國為之訟免則君無德而誅之則法術

之士欲干上者非有所信愛之親習故之澤

也又將以法術之言矯人主阿辟之心是與

人主相反也處勢卑賤無黨孤特夫以疏遠

與近愛信爭近愛信謂其數不勝也數理以

新旅與習故爭其數不勝也以反主意與同

好爭重人與其數不勝也以輕賤與貴重爭

其數不勝也以一口與一國爭重人與一

數不勝也法術之士操五不勝之勢以歲數

而又不見所經特歲已至於當塗之人乘

五勝之資而旦暮獨說於前得見故當塗之

人獨說故法術之士矣道得進而人主矣時

得悟乎法術之士既不得道故資必不勝而

勢不兩存法術之士焉得不危法術之士既

則法術之士必危而見陷其可以罪過誣者

公法而誅之法術之士有過失可誣者其

不可被以罪過者以私劔而窮之若無過失

使供客以劔刺是明法術而逆主上者不憐

於吏誅必死於私劔矣朋黨比周以弊主言

曲以便私者必信於重人矣故其可以功伐

借者以官爵貴之彼有功伐重人借為也其

不可借以美名者以外權重之彼雖無功伐

者咸是以弊主上而趨於私門者不顯於官

爵必重於外權矣趨向今人主不合參驗而

行誅謂於法術之士不參驗不待見功而爵

祿重人所進雖未見故法術之士安能蒙死

亡而進其說姦邪之臣安肯乘利而退其身

故主上愈卑私門益尊矣越雖國富兵強中

國之主皆知無益於已也曰非吾所得制也

越國為異國今有國者雖地廣人衆然而人

主壟蔽大臣專權是國為越也大臣專國常

即已國選為越國也智不類越而不智不類其

故曰是國為越也

國不察其類者也縱臣專權國變成越是不所以然者良以不察知人主所以謂齊亡者已國類於越國故也非地與城亡也呂氏弗制而田氏用之也以謂晉亡者亦非地與城亡也姬氏不制而六卿專之也今大臣執柄獨斷而上弗知收是人主不明也不知收其柄而自執之今泰也與死人同病者不可生也與亡國同事者不可存也今襲跡於齊晉欲國安存不可得也凡法術之難行也不獨萬乘千乘亦然人主之左右不必智也人主於人有所智而聽之因與左右論其言是與愚人論智也人主之左右不必賢也人主於人有所賢而禮之因與左右論其行是與不肖論賢也智者決策於愚人賢士程行於不肖則賢智之士羞而人主之論悖矣人臣之欲得官者其脩士且以精潔固身精士謂脩身之士其智士且以治辯進業智士謂智士其以貨賂事人既備身故不恃其精潔而更不能以枉法為治既精潔故不能枉法為治則脩智之士不事左右不聽請謁矣左右謂財

聽士不肖人主之左右行非伯夷也求索不得貨賂不至則精辯之功息而毀誣之言起矣精辯謂士精潔也治亂之功制於近習謂智士材辯能精潔之行決於毀譽則脩智之吏廢則人主之明塞矣精智之士能發人主之主明自不以功伐決智行功伐謂功也以參伍審罪過審謂過當泰任之泰而聽左右近習之言則無能之士在廷而愚汙之吏處官矣近習之臣既管小人同氣相求同汙汙之人亦既親故所親者無能之人所愛者愚之在廷舉之處官矣萬乘之患大臣太重千乘之患左右大信此人主之所公患也此當息也且人臣有罪人王有大失臣主之利與相異者也何以明之哉曰主利在有能者任官臣利在無能而得事主利在有勞而爵祿臣利在無功而富貴主利在豪傑使能豪傑之人有材臣利在朋黨用私是以國地削而私家富主上卑而大臣重故主失勢而臣得國主更稱蕃臣君臣易位故主而相室剖符相室家臣也剖符言得此人臣之所以請主使私也以請主使私也故當世之重臣

主變勢而得固寵者十無二三變謂行操臣有大罪者其行欺主也其罪當死亡也智士者遠見而畏於死亡必不從重人矣賢士者脩廉而羞與姦臣欺其主必不從重人矣是當塗者之徒屬非愚而不知患者必汙而不避姦者也重人所為必不執故智士恐與之遊者同惡相濟故與之大臣挾愚汙之人上與之欺主下與之挾利侵源朋黨言侵奪取魚也比周相與阿黨為比志信為朋也此與一口惑主敗法以亂士民雷曰一非使國家危削主上勞辱此大罪也臣有大罪而主弗禁此大失也使其主有大失於上臣有大罪於下索國之不已者不可得也

說難第十二夫說者有逆順之機順

凡說之難非吾知之有以說之之難也不知難也吾知之說之難也又非吾辯之能明吾意之難也吾辯不自辯數則能明吾所說之意非吾敢橫夫而能盡之難也吾之所說其不

夫能盡此意 凡說之難在知所說之心可以
亦復難有 既知所說之心則能隨所說出於
吾說當之 而發者故所說能當所說出於
為名高者也而說之以厚利則見下節而遇
卑賤必棄遠矣 所說之人意在名高今以厚
而以卑賤相過亦既賤 所說出於厚利者也
之必棄遠而疎遠矣

而說之以名高則見無心而遠事情必不收
矣 所說之人意在厚利今以名高說之此則
必見棄而 所說陰為厚利而顯為名高者也
不收矣 而說之以名高則陽收其身而實疏之說之

以厚利則陰用其言顯棄其身矣 所說之人
利外陽為名高今見其外說以名高彼雖陽
收其身內實疏遠若察知其內說以厚利則
私用其言外明棄其 此不可不察也夫事以

密成語以泄敗未必其身泄之也而語及所
匿之事如此者身危 所說之人其所謀事身
及所匿以若說者先知其事今以 彼顯有所
發動之既懷此疑其身必危矣

出事而乃以成他故說者不徒知所出而已
矣又知其所以為如此者身危 所說之人願
經諱乃託以他故而說者深知其事既所出
入知所為所說既知情露必有危已之心
規異事而當知者揣之外而得之事泄於外
必以為已也如此者身危 事而智謀之士當

知此者自外揣之遂得其謀因泄於外周澤
未渥也而語極知說行而有功則德忘說不
行而有敗則見疑如此者身危 君之於已周
渥厚遠以知之極妙而以語之行說有功猶
忘其德若不行之則羞始生焉此正危身
之道 貴人有過端而說者明言禮義以挑其

惡如此身危 挑謂發也 貴人或得計而欲自以
為功說者與知焉如此者身危 強以其所不
能為止以其所不能已如此者身危 不能而
而止必以不封也故與之論大人則以為間已
矣 曠彼則以為為大人以代之也與之論細

人則以為貴重 論細人必談以器斗管彼
其所愛則以為藉資 愛以為藉君之所
增則以為為嘗已也 嘗試也論君所增則謂徑
省其說則以為為不智而拙之 徑未鹽博辯則

以為多而交之 未鹽博辯明細雜之物則謂已
多合而假 略事陳意則曰怯懦而不盡 略言
交之也 粗陳其意則謂已怯懦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
而有所畏懼不致其言 慮事廣肆則曰草野
而倨侮 肆陳也所說之事廣有陳說不為忌
此說之難不可不知也凡說之務在知飾所
說之所矜而滅其所恥 凡欲說彼要在知其

知其所恥則隨而掩滅 彼有私急也必以公
義示而強之其意有下也然而不能已說者
因為之飾其美而少其不為也 所說而成者
欲急為則示以公義而勉強之彼雖下意從
已而不能止其私則為之飾其肯私之義
有以敬彼存公也 其心有高也而實不能

及說者為之舉其過而見其惡而多其不行
也 若所說心以公義高而其材實不能及如
以私急為多所 有欲矜以智能則為之舉異事
之同類者多為之地使之資說於我而伴不
知也以資其智 所說或矜以廣智則多與舉
地今其取說於我而我伴若欲內相存之言
則必以美名明之而微見其合於私利也 欲
內有存恤之言則為陳顯義之名明其人能
得而相 微言成此其名於私有利其人必
存者也欲陳危害之事則顯其毀誹而微見
其合於私惠也 欲為陳危之事其有毀誹之
私惠其人必以 譽異人與同行者規異事與
識而可試之

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
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
之計行若與彼同行則大文飾之則明為文
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
飾言此欺何所失夫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

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
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
之計行若與彼同行則大文飾之則明為文
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
飾言此欺何所失夫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

同計者有與同行者則必以大飾其無傷也
有與同敗者則必以明飾其無失也 說者或
人與彼同行或規謀異事與彼同計其異人
之計行若與彼同行則大文飾之則明為文
所傷其異事之計若與彼同敗者則明為文
飾言此欺何所失夫如此必以已為善補過而

崇重彼自多其力則母以其難概之也彼或
於其力當就來之無得也自勇之斷則母以
其所難辨之機也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
其謫怒之其先所罪誦而動怒之也
其計則母以其敗窮之則無得以其先所因
短而養其銳者說可以無傷也大意無所拂

忤辭言無所擊摩然後極驕智辯焉忤辭無
擊摩其智辯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
得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
也此道所得親近不疑而得盡辭
百里奚為虜皆所以干其上也二人自比於
上此二人者皆聖人也然猶不能無役身

以進如此其汙也今以吾言為宰虜而可以
聽用而振世此非能仕之所恥也夫曠日離
久而周澤未渥離也謂深計而不疑引
爭而不罪則明割利害以致其功直指是
非以飾其身直指言無所迴避也飾身謂以

此相持此說之成也君則以不疑不罪以因
輸志故口相持如昔者鄭武公欲伐胡先以
其女妻胡君以娛其意因問於羣臣吾欲用
兵誰可伐者大夫關其思對曰胡可伐武公
怒而戮之曰胡兄弟之國也子言伐之何也

胡君聞之以鄭為親已遂不備鄭鄭人襲胡
取之宋有富人天雨牆壞其子曰不築必將
有盜其隣人之父亦云暮而果大亡其財此
盜至故其家甚智其子而疑鄰人之父此二
人說者皆當矣厚者為殺薄者見疑二人謂

辨人之父鄭武公所以殺其厚者不當為已同憂也
則非知之難也處知則難也其思鄰父非不
知不得其宜故或見疑故統朝之言當矣其
為聖人於晉而為戮於秦也此不可不察晉
謂取士會於秦統朝贈之以策曰吾謀適不
用其言非不當也晉以難以為聖後秦竟以

言戰之是亦昔者彌子瑕有寵於衛君衛國
之法竊駕君車者罪則彌子母病人間往夜
告彌子彌子矯駕君車以出君聞而賢之曰
孝哉為母之故忘其別罪異日與君游於果
園食桃而甘不盡以其半啗君君曰愛我哉

忘其口味以啗寡人及彌子色衰愛弛得罪
於君君曰是固嘗矯駕吾車又嘗啗我以餘
桃故彌子之行未變於初也而以前之所以
見賢而後獲罪者愛增之變也故有愛於主
則智當而加親有憎於主則智不當見罪而

加疏故諫說談論之士不可不察愛憎之主
而後說焉夫龍之為蟲也柔可狎而騎也然
其喉下有逆鱗徑尺若人有嬰之者則必殺
人嬰人主亦有逆鱗說者能無嬰人主之逆
鱗則災矣

和氏第十三

楚人和氏得玉璞楚山中奉而獻之厲王厲
王使玉人相之玉人曰石也王以和為誑而
刖其左足及厲王薨武王即位和又奉其璞
而獻之武王武王使玉人相之又曰石也王
又以和為誑而刖其右足武王薨文王即位
和乃抱其璞而哭於楚山之下三日三夜泣
盡而繼之以血王聞之使人問其故曰天下
之刑者多矣子奚哭之悲也和曰吾非悲刑
也悲夫寶玉而題之以石貞士而名之以誑

此吾所以悲也玉乃使玉人理其璞而得寶
焉遂命曰和氏之璧夫珠玉人主之所急也
和雖獻璞而未美未為王之可以得安也必
曰我以清廉事上而求安若無規矩而欲為
方圓也必不幾矣若以守法不朋黨治官而

求安是猶以足搔頂也愈不發也二者不可
以得安能無廢法行私以適重人哉此必不
顧君上之法矣故以私為重臣者衆而以法
事君者少矣是以主孤於上而臣成黨於下
此田成之所以弑簡公者也夫有術者之為
人臣也得效度數之言上明主法下因姦臣
以專主安國者也是以度數之言得效於前
則賞罰必用於後矣人言成明於聖人之術
而不苟於世俗之言徧名實而定是非因參
驗而審言辭是以左右近習之臣知偽詐之
不可以得安也必曰我不去姦私之行盡力
竭智以事主而乃以相與比周妄毀譽以求
安是猶負千鈞之重陷於不測之淵而求生
也必不幾矣百官之吏亦知為姦利之不可
以得安也必曰我不以清廉方正奉法乃以
貪汙之心枉法以取私利是猶上高陵之顛
墮峻谿之下而求生必不幾矣安危之道若
此其明也左右安能以虛言惑主而百官安
敢以貪瀆下是以臣得陳其忠而不殺下得
守其職而不怨此管仲之所以治齊而商君

之所以強秦者也從是觀之則聖人治國也
固有使人不得不愛我之道而不恃人之以
愛為我也恃人之以為愛我者危矣恃吾不
可不為者安矣夫君臣非有骨肉之親正直
之道可以得利則臣盡力以事主正直之道
不可以得安則臣行私以干上明主知之故
設利害之道以示天下而已矣夫是以主雖
不口教百官不目索姦衷而國已治矣人主
者非目若離婁乃為明也非耳若師曠乃為
聰也目必不任其數而待目以為明所見者
少矣非不弊之術也不因其勢而待耳以為
聰所聞者寡矣非不欺之道也明主者使天
下不得不為己視使天下不得不為己聽故
身在深宮之中而明照四海之內而天下弗
能蔽弗能欺者何也闇亂之道廢而聰明之
勢興也故善任勢者國安不知因其勢者國
危古秦之俗君臣廢法而服私是以國亂兵
弱而主卑商君說秦孝公以變法易俗而明
公道賞告姦因未作而利本事當此之時秦
民習故俗之有罪可以得免無功可以得尊

顯也故輕犯新法於是犯之者其誅重而必
告之者其賞厚而信故姦莫不得而被刑者
衆民疾怨而衆過日聞孝公不聽遂行商君
之法民後知有罪之必誅而私姦者衆也故
民莫犯其刑無所加是以國治而兵強地廣
而主尊此其所以然者十四匿罪之罰重而告姦
之賞厚也此亦使天下必為己視聽之道也
至治之法術已明矣而世學者弗知也且夫
世之愚學皆不知治亂之情誦說多誦先古
之書以亂當世之治智慮不足以避窞井之
陷又妄非有術之士聽其言者危用其計者
亂此亦愚之至大而患之至甚者也俱與有
術之士有談說之名而實相去千萬也此夫
名同而實有異者也夫世愚學之人比有術
之士也猶塹堙之比大陵也其相去遠矣而
聖人者審於是非之實察於治亂之情也故
其治國也正明法陳嚴刑將以救羣生之亂
去天下之禍使強不陵弱衆不暴寡者老得
遂幼孤得長邊境不侵君臣相親父子相保
而無死亡係虜之患此亦功之至厚者也愚

人不知顧以為暴愚者固欲治而惡其所以治皆惡危而喜其所以危者何以知之夫嚴刑重罰者民之所惡也而國之所以治也哀憐百姓輕刑罰者民之所喜而國之所以危也故聖人為法國者必逆於世而順於道德知之者同於義而異於俗弗知之者異於義而同於俗天下知之者少則義非矣處非道之位被眾口之譖溺於當世之言而欲當嚴天子而求安幾不亦難哉此夫智士所以至死不顯於世者也楚莊王之弟春申君有愛妾曰余春申君之正妻子曰甲余欲君之棄其妻也因自傷其身以視君而泣曰得為君之妾甚幸雖然適夫人非所以事君也適君非所以事夫人也身故不肖力不足以適二主其勢不俱適與其死夫人所者不若賜死君前妾以賜死若復幸於左右願君必察之無為人笑君因信妾余之詐為棄正妻余又欲殺甲而以其子為後因自裂其親身衣之裹以示君而泣曰余之得幸君之日久矣甲非弗知也今乃欲強戲余余與爭之至裂余

之衣而此子之不孝莫大於此矣君怒而殺甲也故妻以妾余之詐棄而子以之死從是觀之夫父之愛子也猶可以而害也君臣之相與也非有父子之親也而羣臣之毀言非特一妾之口也何怪夫賢聖之殺死哉此商君之所以車裂於秦而吳起之所以枝解於楚者也凡人臣者有罪固不欲誅無功者皆欲尊顯而聖人之治國也賞不加於無功而誅必行於有罪者也然則有術數者之為人臣也固左右惑臣之所害非明主弗能聽也世學術者說人主不曰乘威嚴之勢以困姦邪之臣而皆曰仁義惠愛而已矣世主美仁義之名而不察其實是以大者國亡身死小者地削主卑何以明之夫施貧困者此世之所謂仁義哀憐百姓不忍誅罰者此世之所謂惠愛也夫有施與貧困則無功者得賞不忍誅罰則暴亂者不止國有無功得賞者則民不外務當敵斬首內不急力田疾作皆欲行貨財事富貴為私善立名譽以取尊官厚俸故姦私之臣愈眾而暴亂之徒愈勝不亡

何待夫嚴刑者民之所畏也重罰者民之所惡也故聖人陳其所畏以禁其哀設其所惡以防其姦是以國安而暴亂不起吾以是明仁義愛惠之不足用而嚴刑重罰之可以治國也無捶策之威銜楶之備雖造父不能以服馬無規矩之法繩墨之端雖王爾不能以成方圓無威嚴之勢賞罰之法雖堯舜不能以為治今世主皆輕釋重罰嚴誅行愛惠而霸王之功亦不可獎也故善為王者明賞設利以勸之使民以功賞而不以仁義賜嚴刑重罰以禁之使民以罪誅而不以愛惠免是以無功者不望而有罪者不幸矣託於犀車良馬之上則可以陸犯阪阻之患乘舟之安持楫之利則可以永絕江河之難操法術之數行重罰嚴誅則可以致霸王之功治國之有法術賞罰猶若陸行之有犀車良馬也水行之有輕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伊尹得之湯以王管仲得之齊以霸商君得之秦以強此三人者皆明於霸王之術察於治強之數而不以幸於世俗之言適當世明主之

意則有直任布衣之士立為卿相之處處位
 治國則有尊主廣地之實此之謂足貴之臣
 湯得伊尹以百里之地立為天子桓公得管
 仲立為五霸主九合諸侯一匡天下孝公得
 商君地以廣兵以強故有忠者外無敵國之
 患內無亂臣之憂長安於天下而名垂後世
 所謂忠臣也若夫豫讓為智伯臣也上不能
 說主使人之明法術度數之理以避禍難之
 患下不能領御其眾以安其國及襄子之殺
 智伯也豫讓乃自黜刺敗其形容以為智伯
 報襄子之仇是雖殘形殺身以為人主之名
 而實無益於智伯若秋毫之末此吾之所下
 也而世主以為忠而高之古有伯夷叔齊者
 武王讓以天下而弗受二人餓死首陽之陵
 若此臣不畏重誅不利重賞不可以罰禁也
 不可以賞使也此之謂無益之臣也吾所少
 而去也而世主之所多而求也
 諛曰厲憐王此不恭之言也雖然古無虛諛
 不可不察也此謂劫殺死亡之主言也人無
 法術以御其臣雖長年而材美大臣猶將得

勢擅事主斷而各為其私急而恐父兄豪傑
 之士借人主之力以禁誅於己也故弑賢長
 而立幼弱廢正道而立不義故春秋記之曰
 楚王子圍將聘於鄭未出境聞王病而反因
 入問病以其冠纓絞王而殺之遂自立也齊
 崔杼其妻美而莊公通之數如崔氏之室及
 公往崔子之徒賈舉率崔子之徒而攻公公
 入室請與之分國崔子不許公請自刃於廟
 崔子又不聽公乃走踰於北牆賈舉射中公
 其股公墜崔子之徒以戈斫公而死之而立
 其弟景公近之所見李兌之用趙也餓主父
 百日而死淖齒之用齊也擢潛王之筋懸之
 廟梁宿昔而死故厲雖癰腫疔瘍上比於春
 秋未至於絞頸射股也下比於近世未至飢
 死擢筋也故劫殺死亡之君此其心之憂懼
 形之苦痛也必甚於厲矣由此觀之雖厲憐
 王可也

韓非子卷之四

韓非子卷之五

亡徵第十五

匪五

凡人主之國小而家大權輕而臣重者可亡
 也簡法禁而務謀慮荒封內而恃交接者可
 亡也羣臣為學門子好辯商賈外積小民右
 仗者可亡也好宮室臺榭陂池車服器玩
 好罷露百姓煎靡貨財者可亡也用時日事
 鬼神信卜筮而好祭祀者可亡也聽以爵以
 待參驗用一人為門戶者可亡也官職可以
 重求爵祿可以貨得者可亡也緩心而無成
 柔茹而寡斷好惡無決而無所定立者可亡
 也饕餮而無厭食近利而好得者可亡也喜淫
 而不周於法好辯說而不求其用濫於文麗
 而不顧其功者可亡也淺薄而易見漏泄而
 無藏不能周密而通羣臣之語者可亡也佞
 剛而不和復諫而好勝不顧社稷而輕為自
 信者可亡也恃交接而簡近隣怙強大之救
 而侮所迫之國者可亡也羈旅僑士重幣在
 外上間謀計下與民事者可亡也民信其相
 下不能其上主愛信之而弗能廢者可亡也